

武侠故事
幻剑书盟
<http://www.hjism.net>

幻剑书盟

JIAN YU

刘建良◎著

英雄出少年，仗剑走天涯
一位少年侠客的另类江湖路





鬼劍子

GU JIAN ZI

刘建良 © 著

海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剑小子 / 刘建良著. — 福州: 海风出版社, 2006.8

ISBN 7-80597-617-1

I. 鬼... II. 刘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3329 号

书 名/ 鬼剑小子

作 者/ 刘建良

责任编辑/ 刘克

出版发行/ 海风出版社

(地址: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: 350001)

出 版 人/ 焦红辉

印 刷/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地址: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官桥村 邮编: 511447)

规 格/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4.25 字数 250 千

版 次/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 ISBN 7-80597-617-1 / I·123

定 价/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





第一章 天魔艳舞 1

那些裸女边舞边唱,那歌声非常古怪,仿似男女欢合之声,极柔极缓,偏有直往人心里钻的魔力,秋风子霎时间心跳加速,面红耳赤,全身颤抖,额头黄豆大一滴的汗珠滚滚涌出。

第二章 劫狱 22

黄昆全身悬空,用不上劲,只能听任楚天英将他大抡圈子,十余圈下来脑中昏天黑地,但仍有一星灵智,察觉身子飞出,慌忙用双手抱住头,便在此时,整个人已狠狠地砸在大牢的墙上……

第三章 智斗三怪 59

楚天英一扬弓箭:“三怪敢追来,哼,只怕现在还钻在床底下呢。”龙玉凤赞道:“你箭法真好。”楚天英得意洋洋:“不是吹牛,任三怪铜皮铁骨,挨我一箭,便能射他个透心凉,当然,要射中才算。”

第四章 南北雷神 83

雷震远知道到了关键时候,蓦地里大喝一声,身子急旋,风声猎猎,地下的尘屑给急旋的气劲带得飞了起来,在他身周围形成一个圆圈,远远看去,他一个人就像一股龙卷风,在急速地旋转。





第五章 盐帮追杀 106

数百条汉子齐声高呼：“誓为龙头和众兄弟报仇。”拼命划船，有力大的已将火箭射了过来，……楚天英艺高胆大，但看着几百条汉子一张张悲愤的脸，也觉惊心，却始终不肯相信大哥真会做那样的事。

第六章 飞龙教 134

白见午笑道：“这正说明我教大事当成，我也不瞒诸位，教主特使曾和我交底，大江两岸，我教正在蓬勃发展，网罗了无数奇才异能之士，光我们四邪八怪，就已有七八人人教。”

第七章 鬼剑发威 158

雾灵子手下，并无人能挡得楚天英半剑，甚至连剑影都没看到，便已中剑倒下，楚天英身子游走一圈，所到处，雾灵子手下成片栽倒，眨眼间杀了一百多人，余下的目睹他孤魂恶鬼似的手段，魂飞魄散，发一声喊，瞬间跑了个干干净净。

第八章 诛灭奸阉 185

曹杰要跑已全无可能，只能硬接楚天英剑招，十余剑接过，手臂发麻，全身更是大汗淋漓，在头顶凝成一团浓雾，他苦撑着期待楚天英内力衰退，但楚天英的内力却一剑比一剑强。



白狐

第一章 天魔艳舞

那些裸女边舞边唱，那歌声非常古怪，仿似男女欢合之声，极柔极缓，偏有直往人心里钻的魔力，秋风子霎时间心跳加速，面红耳赤，全身颤抖，额头黄豆大一滴的汗珠滚滚涌出。





洞庭湖水，潮涨潮落，到了明正德七年。

正是春寒料峭，洞庭湖水也似乎有点儿怕冷，风一吹，便一层一层地皱起了眉头。

柳条儿已经抽出来了，嫩嫩的鹅黄色的柳芽，像张着的莺哥嘴儿。两个黄鹂鸟，在枝条间蹿上蹿下，叽叽喳喳，旁若无人地说着知心话儿，全不管别人烦也不烦。

一株柳树下，盘膝坐了一个道人。他五十来岁年纪，长条脸，两眉斜飞入鬓，双眼似睁似闭，偶一开合，精光逼人。

他叫秋风子，青城七子之一，一手青城剑，追风逐月，在武林中大大有名。

离着柳树二十丈远近，泊着一艘船，船舱板紧合着，看不到人。在船篷的右上角，斜系着一条绣花巾儿，上面绣着一枝腊梅，似乎是船主的小女儿，随手绣了，系在上面的。

但秋风子知道那不是小女儿家的无心之举，那是一个标记。

秋风子最初见到这个标记，是在一年前，当时是在扬州，秋风子行到那里，闻得城里闹采花贼，半个月时间里，已有十多个女孩子好端端地失了踪。他便留上了心，当夜出去踩风，恰碰上那飞贼又掳了一个女孩子出来，他当面拦住，交手三招，那飞贼不是他对手。扔下人就跑，他拔脚就追，眼见追上，却已到了江边，飞贼纵身跳了江，秋风子不会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贼上了泊在江心的一条小船，随后飞快地划走了。那船的船篷上，系着一块绣花巾儿，当时虽在夜里，借着月光，秋风子还是看清了，那巾上绣的，是一枝腊梅。

此后他留心江湖上的动静，但凡有女孩子失踪的地方，只要到附近的江边一打听，必有人见过这么一艘船，只是他却一直没有碰到。

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阴，三天前他坐船从这里过，偶然一转眼，竟就看到这条船泊在了这里，但船上却没有一个人。他料定那飞贼是出去作案去了，便在这柳树下等着，然而一等三天，始终不见那飞贼回来。





这一天已是第四天，眼见太阳又升了起来，一夜又白等了，秋风子不免有些焦躁起来。“道长，我拿钓竿来了，我两个钓鱼好不好，边钓着鱼边等人，那就不烦了。”

说话的是个小鬼头，最多十岁出头，极瘦，脸上皮包着骨头，身上骨头戳着皮子，通身上下，全加起来不到二两肉。却有一双大眼睛，贼精贼滑，骨辘辘地转个不停不休，透露出满肚子的鬼心眼儿。

三天前秋风子一下船，这小鬼头就盯上了他，变着法儿跟他说话，拼命地缠着他，就像藤缠树，又像苍蝇缠上了臭鸡蛋。不论秋风子不耐烦也好，不理他也好，做脸色也好，甚至发脾气也好，总之就是赶他不走，到最后，秋风子拿他简直没脾气了。

秋风子一皱眉，斜眼看着他，道：“但我一看见你就烦了。”

小鬼头嘻嘻一笑：“为什么？我又不是苍蝇。”

秋风子没好气道：“可我看你就是苍蝇。”

小鬼头斜眼看着他，小鼻子用力嗅了两嗅，嘻嘻一笑，摇了摇头。

秋风子道：“你又抽鼻子又摇头的，搅什么鬼。”

小鬼头道：“我说出来，你可不许生气。”

秋风子哼一声道：“拿着你，我已经没脾气了。”

小鬼头一笑，道：“是这样，道长刚才不是说我是苍蝇吗，平日我看屠桌上，肉要是臭了，就老有苍蝇叮着，所以我就闻了闻，道长的肉还没臭，由此证明我不是苍蝇。”

他绕了半天，说出这么一番歪理来，秋风子又好气又好笑，喝道：“简直是胡扯，我又没死，怎么会臭。”

小鬼头瞪大了眼睛道：“那不一定哦，我曾经见过一个人，受了伤，虽然活蹦乱跳的，一餐吃得一斗米，但伤口却烂得掉皮见骨，臭气熏天，那股臭味啊，十里远都闻得到呢。”

“这小鬼头，哪有臭气能传十里的，整个胡编乱造。”秋风子“哼”了一声，闭上了眼睛不再理他，心中真有些烦了，想：“那日太过心急，没多一个心眼，洞庭双龙就住在岳阳附近，遣个人知会他们一声，就不必这么死守着了。”洞庭双龙，大哥楚江龙，义弟龙腾霄，都是侠义门人。楚江龙是少林俗家金刚门弟子，大力金刚掌荡魔金刚剑颇具火候，龙腾霄则是栖霞门弟子，刀法不错。若有这两人帮手，捉这飞贼就容易多了。

这时那小鬼头道：“道长，来钓鱼嘛，这样，你若不会，我教你，不收你师傅钱的。”

秋风子安心不理他，忽地想到一个主意，道：“小鬼头，你想不想赚银子？”小鬼头眨眨巴眼睛：“白花花的银子，谁不想赚，但要看怎么个赚法。”





他人小鬼大，说话竟是老气横秋，秋风子道：“这银子好赚，你帮我送信给一个人，我给你二两银子。”

“送信，这差使勉强。”小鬼头眼珠子一转，“给谁，先说清楚，若是送给尼姑，那就免谈。”

秋风子气得差点给他一爆栗，叫道：“和尚才送信给尼姑，我可是道士。”出口才想想这话也不对，咳，简直给这小鬼气糊涂了。理了理神，道，“这人在这儿大大有名，这一带谁都知道的，洞庭双龙之一的楚江龙，你知不知道。”

小鬼头斜眼看着他：“洞庭双龙不是还有个龙腾霄吗？送给他行不？”

“当然也行。”秋风子大喜，摸出一个小银锭子塞到小鬼头手里，道，“这是一两银子，你领了洞庭双龙来，我再付你另外一两。”

“老道士还真小心眼儿，谁还拐你的不成。”小鬼头嘀咕一声，把银子攥在手里，口中念道，“一个麻花一文，油葫芦两文，一碗汤圆五文。”边念叨边转过了身，秋风子一愣，随即意识到小鬼在算计着买吃的，微微一笑，想：“这小鬼。”便在这时，他眼角忽地瞟到一个人，正在解那船的缆绳，身形背影，正是那夜见过的飞贼。

想不到千等万等，竟在这会儿等到了，秋风子惊喜交集，飞身而起。那飞贼机警得很，他身子一动，那飞贼立马扭头看过来，神色一变，飞身上船，操起竹篙便把船撑开。

秋风子追了他一年多，如何还容他逃走，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飞身跃起，凌空扑去，那飞贼左手去怀里一掏，一把飞砂就打了过来，秋风子早拔剑在手，长剑舞动，将飞砂尽数荡开，身子仍是直扑过去。

那飞贼见他如此狠辣，脸上变色，操起竹篙，一抖，竟是一式杨家枪的“毒蛇出洞”，直扎向秋风子胸口，秋风子一剑削下，劈向竹篙，以他功力，这一剑绝对可以将竹一削两断，自然就破解了飞贼这一招。不想那飞贼甚是狡猾，篙到中途，霍地一沉，反打秋风子下盘，这样秋风子的剑便削他的竹篙不着了。

秋风子怒“哼”一声：“好贼子！”看看竹篙扫到脚前，倏地一抬腿，竟就站在了竹篙上。那飞贼没想到他有如此功夫，手腕连振，要将秋风子摇下来，但秋风子却就像粘在上面似的，随便那飞贼怎么摇怎么颠，休想颠得他下。

秋风子这门功夫，叫做“喜鹊登枝”，是青城派的绝学之一，必须内功轻功俱臻上乘，才能施展，一旦练成，身轻如羽，便在小指头大一根的树枝上也能立足。

但那飞贼脑子灵变之极，一见颠他不下，立即双手一送，将竹篙抛出，同时去怀里掏出两把飞砂，漫天盖地打将过来。





秋风子在竹篙上借不到力，飞贼的飞砂又太多，而且蓝汪汪的，显然染了毒，不敢冒险，只得一个跟头回到岸上，借了力，再要重新跃上船去，却见那飞贼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，眨眼不见。

那飞贼故伎重施，秋风子又惊又怒，见不远处一艘小船，急招手道：“船家快过来，我给你十两银子，帮我找个人。”同时操起那飞贼抛出的竹篙，心中暗叫，“我就不信你不出水换气，只要你一露头，道爷便像穿泥鳅一般穿了你。”

他这主意打得挺好，湖面空阔，视力无碍，他若乘了船在湖面巡视，那飞贼不是鱼，终是要出水换气的，水中闪避不灵，非给他一竹篙穿了不可。

可惜他还是小看了那飞贼，他只注意看湖面，没注意那飞贼的船越漂越远，直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句：“唉，笨道爷，那人在船底托着船走呢。”他才意识到上了当，却已迟了，那飞贼“嗖”的一下蹿上船，将船划得如飞而走。

提醒他的是那小鬼头，秋风子忍不住骂了一声：“死小鬼，早不说。”小鬼头回他一句：“死道士，谁知道你那么笨。”

这时那船主靠拢来，秋风子飞身上船，道：“追上那艘船，道爷给你二十两银子。”掏出一锭大银扔在船板上。

那船夫见了银子，浑身是力，将船划得飞快，只是那飞贼起步在先，驾船的本事也了得，一时追不上，秋风子急了，操起一块船板帮着划，追出七八里水面，眼见越追越近，那飞贼“霍”地放了一枝火箭。

秋风子一愣：“这贼子原来还有帮手，不论你有多少帮手，道爷都不怕。”仍旧直追上去。

越追越近，前面突地出现一艘大船，那飞贼的船迎着大船急划过去，秋风子毫无惧色，加力追赶。

看看赶近，那大船也迎了过来，让过飞贼的船，向着秋风子的船急冲过来，船夫怕了起来，道：“它要撞沉我们的船。”秋风子道：“不要怕，尽管划拢去，要撞上了你就躲开，我自跳上船去。”那船夫看在银子的份上，勉为其难，迎头划去。

看看靠近，秋风子才发现那大船极为古怪，不像一般的船是个长条形，而是方方圆圆，就象一只大乌龟，船的四周，还包了铁片，竟和战舰差不多。

眼见相撞，那船夫将船一扳，堪堪让过，秋风子身子一点，纵身向大船上跃去，身到半空，背后一声急叫：“带我上去！”竟是那小鬼头。

原来那小鬼头躲在他船下，竟跟着来了，秋风子脑中念头一闪：“这小鬼头真是讨厌得紧。”便不再想，一跃上了船。

船板上空空如也，船舱中隐隐有丝乐传出，情形怪异，秋风子却也并





不畏惧，仗剑大步过去，一脚踢开门，往舱中一看，顿时又惊又怒。

舱中尽头，斜倚着一个男子，四十来岁年纪，却打扮得像个女人，鬓边还戴了一朵花。舱中另有十多个女孩子，竟是全身赤裸，身上只披了一袭轻纱，和没有披全无两样。

那中年男子妖里妖气地一笑，道：“哟，道长好大的火气，温柔一点嘛。”他说话就像个女人，却又特别的别扭，听得秋风子直起鸡皮疙瘩。

“我斩了你这不男不女的人妖。”秋风子怒喝一声，仗剑直冲过去，那中年男子并不站起来，“格格”妖笑，道：“如此风月，动刀动剑，可也太煞风景了，道长不如坐下来观舞吧。”

“你去死吧！”秋风子一步跨前，一剑刺出。

“啊哟，真个打吗？”那中年男子身子一直，双手各捏了一条手绢，左手手绢一转，裹住了秋风子的剑尖，右手手绢便向秋风子脸上拂来。

秋风子一抽剑，忽地觉得那男子手绢上生出一股黏劲，竟抽之不动，大吃一惊，这时候那男子右手手绢已然拂到，异香扑鼻。

秋风子防他香中有异，闭住呼吸，一个凤点头，闪过那男子手绢，手中剑顺势一送，再加力一抽，终于抽了出来，这时他知道面前这人妖内力怪异，着实不好斗，收起轻视之心，展开青城剑法，狂风骤雨般攻去，却再不叫那男子手绢裹住剑尖。

那男子接得两招，妖笑道：“青城剑法，你是青城七子中的哪一子？”

秋风子暴喝一声：“道爷秋风子，到阎王爷前，报道爷名字吧！”剑势加紧，那男子全然不惧，身法妖异，两条手绢时扫时拂，不时更妖笑两声，让人全身汗毛直竖，但秋风子却就是奈何他不得。

秋风子不能长久闭气，换一口气，再斗数十招，忽地里脚下一个踉跄，刹时间觉得胸中空荡荡地，手足发软，大吃一惊：“这人妖手绢上有毒。”可惜这会儿发觉，已然迟了，宝剑脱手，勉力盘膝坐下，运功排毒。

那男子“格格”一笑：“青城七子，好大的名气，便让你试一试我的天魔艳舞吧，且看你修了数十道，到底有些什么道行。”手一指，丝竹声起，那些裸女围着秋风子，跳起舞来。

这时舱外多了一双眼睛，原来那小鬼头竟也上了船，看到舱中的情形，暗叫一声：“笨道爷糟了，笨哪，不知他青城七子的名头是怎么挣下的。这人妖古怪，怎么叫光屁股女人跳舞给道爷看。”

听了那男子的话，秋风子心中一震：“天魔艳舞，难道昔年……”方想到这里，心中一荡，急急收摄心神。那些裸女边舞边唱，那歌声非常古怪，仿似男女欢合之声，极柔极缓，偏有直往人心里钻的魔力，秋风子霎时间心跳加速，面红耳赤，全身颤抖，额头黄豆大的汗珠滚滚涌出。

舱外那小鬼头看得奇怪之极：“怎么回事，光屁股女人跳舞这么大威





力，跳得秋风子老汗都出来了。”

正自不解，蓦地里秋风子一声大叫，直跳起丈许来高，半空中鲜血狂喷，直挺挺落将下来，身子挣了两挣，不动了。

那男子格格娇笑：“青城七子，声名赫赫，却连我半曲天魔艳舞都听不完，将他尸身扔江里去。”四名裸女应了一声，来抬秋风子尸体，舱外那小鬼头长叹一声：“怪道说笨人死得早，这不又去了一个。”踊身急退，翻进了江里，不一会秋风子尸身落下，这小鬼头想：“这件事我得禀报爹爹，不过爹爹未必信我的，有了，我拿秋风子的长剑回去，便算个记认。”

这小鬼头是谁？原来他便是秋风子先前想要找的洞庭双龙之一，楚江龙的第二个儿子，楚天英。

楚江龙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楚天雄，今年二十岁，性如金玉，聪灵敏慧，被少林前辈高僧妙目一眼看中，从小带在身边，收为随身童子。妙目既喜欢楚天雄，为什么不索性收他为弟子呢？因为妙目位列少林三大神僧，辈分实在太高，他若收楚天雄为弟子，论起辈分来，则楚江龙还要叫儿子做师叔，岂非天下大乱了。但无名有实，武林中谁都知道，楚天雄所学的一招一式，均是妙目亲口所传，妙目的徒孙辈如楚江龙等，均已是名动一方的高手名侠，他亲传的弟子，那是小窥得的？因此楚天雄虽未踏足江湖一步，却已名动江湖。楚天雄从小和龙腾霄的大女儿龙玉凤订了亲，龙玉凤贞静娴淑，清丽若仙，但凡见着她一面的，无不惊为天人，洞庭湖一带的百姓更说她是洞庭湖龙王的女儿转世，若是平凡身，怎么可以生得那么漂亮？“洞庭龙女”之名，不胫而走。

这样的儿子，这样的儿媳，所有身为父母的，无不对楚江龙的好福气羡慕得两眼发红。

但那是些不知道根底的，摸得着底的，便知道楚江龙也有头痛的时候，让他头痛的，便是这二儿子楚天英。

这楚天英与他哥哥完全不同，生出来就是个魔王，天生的捣蛋鬼，猴子精，脑子贼灵，没什么异想天开的点子是他不敢想的，也没什么弥天大祸是他不敢闯的，而且手脚猴快，这边捅漏雨还没给他补好呢，那边他又放火了。

楚江龙当然不是那种放纵儿子胡来的昏头父亲，每次楚天英闯了祸，他都要毫不客气地取出家法，痛揍一顿，但说到打，又可以提起一件让楚江龙哭笑不得的事了。

这件事得从金刚门的练功方法说起。金刚门大力金刚掌和荡魔金刚剑凌厉霸道，威力非凡，但要想练好这两门绝学，并不容易。除了日夜苦练，到一定程度，还得借药力之助，强行增强自己的功力。金刚门秘传的这种药物叫“霹雳丹”，听名字就可以知道它的霸道，它固然可以大幅度增强





功力,但同时也会带来极大的损害,所以金刚门弟子一定要到功力有了相当的基础,足可以消受得住药力,才敢服用。但在服了第一粒之后,也要隔一年才敢服用第二粒。以后每服一粒,至少要隔半年,且总量最多不超过九粒。

楚江龙知道楚天英是个不怕祸大只恨天高的,因此谆谆叮嘱楚天英,绝不可擅自服用“霹雳丹”,并且藏之密室。但楚天英天生不信邪,不让他试的,他偏要试试,竟把楚江龙秘藏的“霹雳丹”偷了三粒出来,一股脑儿倒进了嘴巴里。

这下祸大了。要知道“霹雳丹”所用药物全是添火壮阳的,所生的阳火,瞬间将他烧成了一只大虾米,遍体通红,七窍流血,毛发尽落。

也是他命不该绝,当时楚江龙手头恰巧收得有一枚千年雪莲子,赶忙给他服下,护住心脉,同时以自己精纯的内力,强行替他疏通经络,尽七日七夜之功,终于保住了他的一条小命。虽然保住了命,但楚天英体内的火毒仅排出了一小部分,于是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楚江龙每天将他剥得赤条条地,吊在树上,尽力抽打,直到每个毛孔都有血汗排出来才放手。先两个月用树条,再两个月用大棒,半年后用铁棒,因为越到后来,火毒藏得越深,轻易打不出来。

以楚江龙的功夫,虽然不运内力,力气也比常人要大得多,这样的力气,再用铁棒尽力抽打,楚天英便是块顽铁吧,也该锤成钢精了,但锤出来的却是个猴精。好比孙猴子入了回八卦炉,火毒尽去后的楚天英,体坚如铁,力大无穷,反更添了顽皮的本钱。

不过这次的顽皮还是留下了后患,楚天英偷服“霹雳丹”时是十一岁,从此个头就一直停留在了十一岁,其实他今年已经十七岁了,六年时间里,没长半寸,乍看上去,倒似乎还矮了一些,便像旧衣服,洗得几次,缩水了。

他若永远这个样子,怎么得了,哪儿找媳妇去?摊着这样的儿子,你说楚江龙头痛不头痛?

楚江龙急,楚天英自己倒不急,照旧四处捅漏子,只恨天高找不到长竹竿,否则他早把天捅破了。

这次他在湖边玩,恰碰见秋风子搜飞贼的船,他虽不明白秋风子找什么,但秋风子是高手他却看得出来,所以和秋风子死缠上了,不想从头到尾目睹了秋风子死亡的全过程,这一点秋风子没想到,他自己也没想到。

楚天英拿了那把剑,急往回游。上岸,一步不停往家里赶,到家也天黑了。楚江龙正在大厅上焦急地踱来踱去,扭头一眼看到他,暴喝一声:“小畜生,给我跪下!”

楚江龙今年刚好五十岁,中等身材,方脸,颌下蓄着一部乌须。他为人



端方凝重，刚直不阿，在地方上极受尊重，只可惜楚天英带给了他太多的麻烦。下午他本是令楚天英在家好生练武的，可一转身就不见了楚天英人影，半天不回来，也不知又闯了什么祸，所以暴怒。

“跪下就跪下。”楚天英一嘟嘴，“扑通”一声就跪下了。

“你说，这半天你都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叫你呆在家里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没生耳朵？”

“我生了耳朵，但我呆在家里全身发痒，所以就到湖里洗了个澡。”

“就只洗了个澡？”楚江龙根本就不相信楚天英会仅仅只洗了个澡那么简单，一眼瞥见楚天英手里的剑，喝道：“那剑是谁的？”

“这件事正要禀报爹爹，我今天碰上了一件特别古怪的事，因为怕爹爹不信，所以特带了这把剑回来佐证。”一五一十，把在船上所见通通说了。

“你说那人叫那老道秋风子，难道竟是青城七子之一的秋风子道长？不可能吧，拿剑来。”

楚江龙神情大见凝重，伸出手。楚天英忙把剑递过去，顺势就站了起来，楚江龙也没心思来管他，拔出剑，顿时“啊”的一声。

剑锷正面刻着一行字：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反面则刻着两个字：秋风。

“真的是青城七子之一秋风子道长的剑。”见了这行字，楚江龙知道这两柄剑绝对假不了。

“怎么可能呢？青城七子成名多年，堪称当世一流高手，谁能无声无息地杀了七子之一的秋风子？”楚江龙满脸惊异，忽地扭头，“你说困住他的是一群没穿衣服的女人？”

“是，那群女人真不要脸，不但什么都没穿，还扭来扭去地在秋风子面前跳舞。”与楚江龙惊疑凝重的神情不同，楚天英一脸兴奋，青城七子名动武林，现在无缘无故死了个秋风子，其余六子岂肯甘休，侠义道其他门派只怕也会闻风而动，江湖又大有热闹可瞧了。

唉，这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子。

“裸女，围着秋风子跳舞，天魔艳舞……”楚江龙喃喃念叨，身子突地一震，失惊道，“魔教的余孽。”

“天魔艳舞是什么武功，要脱光了使？”楚天英问。

“那不是武功，是魔教的妖术，利用女人来激起原始的本能，把人变成禽兽，最是无耻。”楚江龙又惊又怒，略停一停，却又疑道，“照说不可能呀，二十年前，天地三剑之一的天神剑殷九节殷大侠亲率七大门派八百壮士扫荡，以绝世剑法，击毙天魔西门鹤于天魔谷，魔教就此灰飞烟灭，哪里还会有天魔艳舞？可照情形看，那又确实是天魔艳舞，秋风子以苦修多年的





内力苦苦抗拒天魔艳舞的诱惑，最终不敌，喷血而亡。那不男不女的妖人说话妖异，也极合魔教的另一魔功魔音摄魂大法的特征，难道……难道魔教真的死灰复燃了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楚天英欢叫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楚江龙厉声喝斥，这小子，魔教死灰复燃他竟大声叫好，岂非皮痒？

楚天英一吐舌头：“我是说，若魔教真的死灰复燃，那我们就重组讨魔军，仍请天神剑殷大侠领头，将魔教干净彻底地剿灭。二十年前那一战我没看到，这一战总算赶上了，所以说好。”

这话还像点样子，楚江龙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当年八百壮士死伤四百余人，你当是闹着玩的。”狠瞪他一眼，抬首向天，凝神思索，不再理他。

楚天英表面上不得不强克制，但心底里实在是高兴坏了，只觉全身每一根骨头都在躁动，暗自祷告：“菩萨保佑，爹爹的猜想是真的，魔教真的死灰复燃了，最好比二十年前更强大，更挨得了打。”

二十年前七大派联手灭魔，是武林史上最经典的一战，其中精彩的情节，至今还在江湖上不绝地流传着，而楚天英最大的遗憾，是他出生得太晚了，没能赶上这一战，没能目睹天神剑仗绝世剑法，苦战三千七百七十四招，终于毙了西门鹤于剑下的辉煌绝唱。

天地三剑客：天神剑殷九节，地仙剑周长青，九幽剑袁矮子。这是三个近似于剑仙的人物，谁也不知道他们隐身在什么地方，见过他们的人非常的少，很多武林中人，终其一生，也没能见着三剑客的一片衣角，有许多人甚至怀疑，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这三个人。

天地三剑是所有武林人的梦，也是楚天英的梦，但如果魔教真的重新死灰复燃，天神剑闻讯一定会重新出山，那他就能见着那绝世的剑神了，那已经不是热闹和好玩，那是美梦成真。

楚天英闯的许多祸，其实在他自己的心里，是认为自己是在行侠，成为天地三剑那样的绝世名侠，正是他从小梦想。

“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。”楚江龙忽地出声，倒叫楚天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爹爹，你要夜探怪船，太好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“谁允许你跟我一起去，老老实实上床睡觉。”楚江龙毫不客气地打碎了他的好梦，“明天鸡叫起床，把今天的功课全补上，再不听话，看我松你的皮。”

“又闯什么祸了？”楚天英两兄弟的母亲，楚夫人姜氏刚好出来，闻声接口。

“娘。”楚天英扑过去，搂着了母亲的腰，道，“今天我可没闯祸，我还立了一功呢，爹爹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